

〔法〕
儒勒·凡尔纳
著

许崇山 译 钟燕萍 校

南方之星



CARTE
DU SUD EST
DE
L'AFRIQUE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许崇山译 钟燕萍校

〔法〕 儒勒·凡尔纳 著

南方之星

L'ÉTOILE
DU SUD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Jules Verne

L'Étoile du Sud

根据 Editions Hachette, 1929 版本译出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方之星/(法)儒勒·凡尔纳著;许崇山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ISBN 978-7-02-013891-3

I. ①南… II. ①儒… ②许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4635 号

责任编辑 黄凌霞

装帧设计 陶雷

责任印制 徐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9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891-3
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 一 章	异想天开的法国佬	1
第 二 章	钻石产地	14
第 三 章	科学与友情	29
第 四 章	旺地嘎尔特-山丘矿	42
第 五 章	第一次开采	53
第 六 章	矿山的习俗	69
第 七 章	塌 方	86
第 八 章	伟大的实验	100
第 九 章	意外的惊喜	109
第 十 章	约翰·沃金斯的心思	122
第十一章	南方之星	140
第十二章	准备出发	155
第十三章	穿越德兰士瓦	164
第十四章	在林波波河以北	182
第十五章	阴 谋	196
第十六章	背 叛	210
第十七章	非洲式障碍赛马	224



第十八章	会说话的鸵鸟	234
第十九章	神奇的山洞	249
第二十章	归 来	263
第二十一章	威尼斯式判决	278
第二十二章	特殊宝藏	292
第二十三章	骑士风度	305
第二十四章	陨落的星星	314

第一章 异想天开的法国佬

“先生，请讲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“先生，我恳求您，允许我迎娶您的女儿沃金斯小姐。”

“娶艾丽丝？……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的请求似乎让您意外。请原谅，不过，我还是不大理解，为什么我的请求让您感到意外。”

“我叫希培昂·梅里，今年26岁，是一名矿业工程师，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^①，毕业成绩名列榜眼。”

“我出身于体面而受人尊敬的家庭，尽管它并不富有。对此，法国驻好望角州的领事可以做证，您随时可以咨询。另外，我的朋友法拉蒙·巴尔德斯也可以做证，这位勇敢的猎手在格利加兰无人不晓，您对他也非常熟悉。”

“受法兰西科学院和法国政府的委派，我来格利加兰从事科学研究。去年，由于对奥戴尔涅火山岩结构的研究成果，我获得了矿业学院颁发的胡达尔奖。我目前正在撰写关于瓦尔地区富含金刚石盆地的论文，已经快要完成了，这篇论文肯定将在科学界大受赞赏。完成在这里的工作后，我将受聘成为巴黎矿业学

① 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是法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学院，其在法国高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。



院的副教授。我已经让人预订了在巴黎的住所,地址是大学街104号四层。从明年1月1日起,我的薪水将提高到4800法郎,我知道,这笔收入不算太多,但是,我还有许多校外工作收入,包括专家鉴定、科学院的奖金,以及与科学杂志的合作收入,这些加起来几乎让我的收入翻番。需要补充的是,我的生活习惯俭朴,知足常乐。先生,我荣幸地请求您应允,将您的女儿艾丽丝小姐嫁给我。”

从这番简短演讲的坚定语气,不难看出,希培昂·梅里习惯于单刀直入,坦率直言。

从这个年轻人的表情和语气,可以看出,他习惯于思考高深的科学命题,对时下媚俗的夸夸其谈一窍不通。

希培昂留着栗色的平头,金色髭须几乎紧贴皮肤刮得溜光,身着简朴的人字斜纹布旅行套装,头戴一顶价值10苏^①的草帽,进门时特意摘下放到椅子上。

尽管对面听他演讲的人面无表情,无动于衷,透着一股典型的盎格鲁-撒克逊人的满不在乎,希培昂·梅里仍然显得庄重严肃,清澈的眼神折射出纯洁正直的心灵。

必须指出,这位法国年轻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,似乎在英联邦最英语化的地区长期生活过。

沃金斯听着,嘴里叼着一根长烟斗,斜靠在木制扶手椅里,左腿伸直放在草垫上,胳膊肘倚在大木桌的一角,面前摆着一罐杜松子酒,一只酒杯,里面盛着半杯烈性酒。

① 法国辅币,1苏相当于5个生丁。



此人身着白色长裤，蓝色厚麻布外衣，里面套一件暗黄色法兰绒衬衣，没穿马甲，也没系领带。一顶毡帽紧紧扣在灰色的脑袋顶，一张紫红浮肿的大胖脸，仿佛涂满了一层醋栗果冻。这是一张并不讨人喜欢的脸，稀疏地散布着干枯的胡须，颜色与绊脚草相仿，脸上嵌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珠，目光中看不到一丝善意与毅力。

有必要为沃金斯先生辩护一句：他患有严重的痛风病，不得不把左脚包裹起来，在南部非洲，与在其他国家一样，痛风病使病人的关节疼痛难忍，往往也使病人的脾气变得暴躁。

以上这一幕发生在沃金斯先生庄园房子的底层，在赤道以南，南纬29度与东经22度的交会处，与巴黎恰好处在同一经度。这里位于奥兰治自由邦^①的西部边界，在英属殖民地好望角州的北面，位于南部非洲，或者说盎格鲁-荷属非洲的中心地带。奥兰治河^②流经奥兰治自由邦境内，其右岸构成了卡拉哈里沙漠的南部边界^③。在古老的地图上，这片地域被标名为“格利加兰”，最近十来年，这个地区又被人们叫做“钻石之乡”。

这次气氛微妙的会晤发生在沃金斯的客厅里，这里的装饰风格颇为奇特：既摆放着豪华的家具，又散发出穷酸的气息。例如，客厅的地面是普通夯土，上面却铺陈着厚实的地毯，以及昂

① 奥兰治自由邦在南非中部，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，成立于1854年。经英布战争，190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。1910年成为南非联邦的一个省。

② 奥兰治河是非洲南部的重要河流，发源于莱索托高地，向西流经2200公里，横贯南非草原区，在亚历山大湾注入大西洋。

③ 卡拉哈里沙漠是非洲南部内陆干燥区。也称作“卡拉哈里盆地”，是非洲中南部的主要地形区。总面积约63万平方千米。



贵的毛皮。墙壁上没有任何壁纸的痕迹，却悬挂着豪华的铜雕摆钟，各种名牌武器，以及用华丽的画框装饰的英格兰小彩画。天鹅绒面料的沙发旁边摆放着一张没有上漆的木桌，这样的桌子原本也就只配放在厨房里。欧洲直达航班运来的扶手椅被晾到一边，沃金斯宁愿坐在自己亲手刨制的粗糙的木椅上。各种贵重物品，特别是各种昂贵的皮毛，包括花豹皮、猎豹皮、长颈鹿皮，以及山猫皮，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家具上。一言以蔽之，这间客厅充斥着土豪的气息。

此外，从客厅天花板的结构就能看出，这栋房屋是一栋单层平房。就像本地的所有房屋一样，用木板和黏土构筑，单薄的房顶木架上，覆盖着凹槽锌板。

另外，还能看得出来，这栋房屋刚建造落成不久。如果从屋子的窗口探出头，左右看一看，就能发现附近散布着五六处房屋废墟，每一处的建筑年代不同，规模大小依次递增，衰败颓废的程度也逐次递减。这些都是沃金斯先生陆续建造、居住，又先后废弃的旧居，它们分别代表了沃金斯在不同时期的财富积累规模。

最偏远的那处废墟是草泥土坯垒砌，极其简陋，简直都算不上是土坯房。另一处废墟曾经是黏土垒砌，第三处废墟则是土木结构，第四处曾经是黏土与锌板结构。通过这些废墟可以看出，产业给沃金斯先生带来好运，使他有能力逐步提高住宅的建筑档次。

所有这些破败程度不一的建筑物麇集在一座小山丘上，山丘位于瓦尔河与莫代河的汇合处，在南部非洲的这个地区，瓦尔



河与莫代河是奥兰治河的主要支流。站在土丘上，极目眺望，西南方与北方是一片荒凉贫瘠的平原。当地人将这片平原称作“草原”，那里气候干旱，红色土壤尘土飞扬，稀疏地生长着野草和荆棘灌木丛。这片荒芜之地的典型特征就是连一棵树都见不到。由于本地区不产煤炭，与沿海地区的道路交通又不方便，因此，燃料极度匮乏，不得不依靠焚烧动物粪便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。

在这片景色单调，甚至凄凉的平原上，流淌着两条河流，水流平缓，两岸毫无沟壑，以至于让人产生联想：这里的河水为什么不能蔓延到整个平原。

站在土丘上眺望东方，远处地平线上，两座锯齿状山峰突兀而起，那是博特贝格山与巴尔迪贝格山，如果眼力足够犀利，能够望见山脚下袅袅升起的炊烟、扬起的尘土，以及一些白色的小点儿，那是一些房子或者帐篷，在它们周围，游动着成群的牲畜。

在这片草原上，散布着一座座正在开采的钻石矿点，诸如杜图瓦庞矿、纽鲁适矿，以及旺地嘎尔特-山丘矿，这后一座矿，也许是当地产量最丰富的钻石矿点。所有钻石矿全部露天开采，矿脉接近地表，当地把这类矿点统称“特里迪荆”，意思是“干燥的矿”。从1870年开始至今，这里出产的钻石和各种宝石价值累计约4亿英镑。这些矿点密集分布在方圆不超过两三千米的区域内，距离沃金斯庄园不过4英里，站在他家的小窗户前，可以清晰地眺望钻石矿区。

其实，用“庄园”一词来形容沃金斯先生的这栋房屋有点儿勉强，因为它周围根本看不到任何农作物。在南部非洲的这



个地区，沃金斯先生与其他那些所谓的农场主一样，与其说是农业种植园主，不如说是拥有成群牛羊的牧场主。

不过现在，沃金斯先生对于希培昂·梅里客气而直率地提出的请求还没有做出答复。他足足思考了三分钟之久，终于从嘴角抽出长烟斗，语出惊人，很明显，这番言谈和对话的主题风马牛不相及。

“看来时代真的要变了，亲爱的先生！今天这一早上，痛风病让我感到痛苦无比！”

年轻的法国工程师皱起双眉，略微偏了偏脑袋，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沮丧情绪，回答道：

“也许，沃金斯先生，您应该戒掉杜松子酒的嗜好。”他用手指了指盛酒的陶罐，随着沃金斯不断重复的倾倒动作，罐里的烈酒正在迅速减少。

“戒酒？我去！亏您想得出来！”

牧场主咆哮道：“难道饮酒能伤害一个正派人？……是的，我知道您想说什么！……您要列举医生给那位同样患有痛风病的市长大人开出的药方！……那个医生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叫阿贝尔耐迪！那个医生就会对病人说：您感觉好点儿了吗？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每天自己劳动挣一个先令^①，然后靠这一个先令过日子。说得真容易！用我们英国人的老话儿说，如果仅仅为了身体健康，就要节俭地每天用一个先令打发日子，那还要发家致富干什么？……都是您这样的才子编造的言不由衷的

^① 英镑辅币，1先令等于1/20英镑。



蠢话，梅里先生！够了，求您，别来烦我！……您听着，我认为，即使我马上就要入土了，我也宁愿吃好喝好，抽好烟，而且只要愿意，尽情享受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别无所好，您却要求我戒掉？”

希培昂坦率回答道：“噢，对此我倒无所谓！不过就是提醒您一个养生之道，而且我认为它不无道理。不过，让我们先把这个议题搁一边，沃金斯先生，重新回到我此次专程来访的话题。”

刚刚还唠唠叨叨的沃金斯，立刻沉默下来，不声不响地一口一口抽着烟斗。

恰在此时，门开了。进来一位年轻女孩，手里托着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放着一只玻璃杯。

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，头戴一顶草原农庄时兴的大大的圆锥顶女帽，身穿一条简朴的碎花麻布裙，年龄大约19或20岁，皮肤白皙，美丽的金发纤细柔软，大大的蓝眼睛，面色温柔而开朗，整个人显得健康、优雅、活泼可爱。

她用略带英语口音的法语说道：“您好，梅里先生！”

看见女孩进来，希培昂·梅里立刻站起身，躬身说道：“您好，艾丽丝小姐！”

沃金斯小姐面带愉悦的笑容，露出美丽的牙齿，说道：“梅里先生，看见您来了，知道您不喜欢父亲那可恶的杜松子酒，特意给您准备了新鲜的橘子水，希望您能喜欢！”

“万分感谢，小姐！”

艾丽丝撇开客套话，语气亲昵地说道：“啊！您实在想不到，我的那只鸵鸟达达今天早晨吞吃了什么！它吞吃了我用来织补长袜的象牙球！……对！就是我的象牙球！……那个象牙球好



大呢。对了，梅里先生，您见过那个象牙球，就是直航船运来的那个钮鲁适象牙球！……哎呀，这个贪嘴的达达把象牙球当作药片吞吃了！等着瞧吧，这个坏家伙早晚得把我烦死！”

艾丽丝小姐说着，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愉悦的目光，不难看出，她对这个未来可能实现的悲惨预言毫无心理准备。

面对艾丽丝，沃金斯先生和年轻的工程师两人表情尴尬，沉默不语。突然，凭着女性敏感的直觉，艾丽丝察觉到了什么。

“看起来，先生们，我好像打搅你们了，”艾丽丝说道，“如果你们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听见，我可以走开！……而且，我的时间也很宝贵！还得在准备晚饭之前练习钢琴奏鸣曲！……好吧！看得出来，你们今天都不爱说话！先生们，再见，继续你们的阴谋诡计吧！”

艾丽丝已经走出房间，立刻转身又回来，在沉闷的气氛中，用轻松的语气说道：“梅里先生，什么时候您愿意考查我的氧元素知识？我随时准备回答。您让我学习的化学教材第三章，我已经阅读了三遍，对我来说，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已经毫无秘密可言！”

话音刚落，沃金斯小姐行了一个漂亮的屈膝礼，流星般地消失了。

片刻之后，在远离客厅的某个房间里，回响起悦耳的钢琴奏鸣曲，年轻女孩开始全神贯注于她的音乐课。

刚才，女孩子的靓丽现身让希培昂暂时忘记此行的目的，现在，他重新拾起话题，说道：“那么，沃金斯先生，对于刚才我有幸向您提出的请求，可否给予答复？”



进来一位年轻女孩，手里托着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放着一只玻璃杯。



沃金斯从嘴里抽出烟斗，大大咧咧地向地上吐了口痰，猛地抬起头，向年轻人投去审视的目光，问道：“梅里先生，您是否不经意间向她提起过这事儿？”

“哪件事儿？……向谁？”

“就是您刚刚谈起的这件事，向我的女儿。”

“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，沃金斯先生？”年轻工程师激烈地反问道，那语气容不得别人怀疑他的真诚，“先生，我是法兰西人！……请别忘记这一点！……告诉您，没有您的赞同，我永远不会与您的女儿谈婚论嫁！”

沃金斯的眼神变得和缓，然后，他的舌头也变得利索起来，用近乎和蔼的口气说道：“这样最好！……好小伙子！……但愿您在艾丽丝面前保持自重！这样，既然我能够信任您，那么，请您向我保证，将来不要向艾丽丝多说此事！”

“先生，这是为何？”

沃金斯回答道：“因为这桩婚事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因此，最好现在就把它从您的脑海中抹去！梅里先生，您是位正直的年轻人，真正的绅士，出色的化学家和大学老师，前程远大，对此我毫不怀疑。但是，您娶不了我的女儿，因为，我为她规划的未来与您完全是两码事。”

“可是，沃金斯先生……”

牧场主不容辩驳地说道：“不必强求！……这没用！……哪怕您是英国公爵、贵族议员，也别想说服我！更何况，您连英国人都不是，跑到我这里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一文不名！好了，动动脑子，仔细想想吧，我辛辛苦苦把艾丽丝抚养成人，为她请来



维多利亚和布隆方丹^①最好的老师，难道就是为了在她年满20岁的时候，把她送去巴黎，住进大学街的第四层公寓，与一位我都听不懂他说话的先生一起生活？……好好想想吧，梅里先生，站在我的位置上想想！……假设，您是农场主约翰·沃金斯，同时拥有旺地嘎尔特-山丘钻石矿，又假设我是希培昂·梅里，年轻的法国学者，到南非来出差！……假设您身处这间客厅，坐在这张沙发上，品呷着杯中的杜松子酒，嘴里叼着烟斗，抽着来自汉堡的烟丝：难道您会同意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意思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吗？”

希培昂回答道：“我肯定同意，沃金斯先生，假如我在您身上发现优点，而且这些优点足以给她幸福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。”

沃金斯接道：“好哇！那您就错了，亲爱的先生，而且大错特错！您的行为举止就不像一个拥有旺地嘎尔特-山丘矿的人，或者说，您根本就不可能拥有这座钻石矿！因为，您以为这么一座钻石矿平白无故会落到我手里吗？您以为，我不需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、刻苦辛劳，就能把它攫取到手，并且实实在在成为它的主人？……哼！梅里先生，我拥有这份聪明智慧，这辈子审时度势，多谋善断，特别是在我女儿的事情上，绝不含糊！……这就是为什么，我再说一遍：把这想法从您的脑海里抹掉！……艾丽丝不是您的菜！”

得意扬扬地说完这句结论，沃金斯抓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① 南非城市，司法首都。



年轻的工程师目瞪口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看到他这样，沃金斯又追上几句：“您感到惊讶，你们这些法国佬！依我看，你们的脸皮可真够厚的！怎么着，三个月之前，您好像从天空掉下来似的，直接来到格利加兰，来到一个正派男人的家里，此前，你们素不相识。而且在过去的这九十天里，你们统共见面不超过十次！然后，您找到这个男人，对他说：约翰·斯塔勒通·沃金斯，您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受过良好教育，世人皆知她是本地区的佳丽，更奇妙的是，她还是您唯一的财产继承人，拥有两个大陆最富饶的钻石矿产的继承权！而我，我是希培昂·梅里，来自巴黎，工程师，挣着一份4800法郎的薪水！……烦请您允许我娶走这个姑娘，让我把她带回我的国家，此后，您将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，最多也就是间或收到一封信件，或者电报！……您觉得这么着合适吗？……反正我认为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希培昂站了起来，面色苍白，拿起帽子，准备走出去。

农场主继续重复道：“就是不可思议！噢！我才不会虚情假意！……先生，我是个老谋深算的英国佬！……您看得出来，我曾经比您还穷，是的，比您穷得更厉害！……我什么都干过！……我在商船上当过见习水手，在达高塔捕猎过野牛，在阿里佐纳当过矿工，在特朗斯山谷放过牧！……我见识过酷暑、严寒、饥饿和精疲力竭。在二十年的时间里，我曾经汗流浹背，只为了挣一块面包皮充当晚餐！……后来，我娶到已故沃金斯夫人，也就是艾丽丝的母亲，顺便提一句，她是法裔布尔人的女儿，这点与您相似。那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养不起一只山羊！但是，